

湘綺樓日記

光緒五年己卯

湘綺樓日記

己卯正月乙巳朔陰稍寒可裘避客待辰正方起衣冠詣答局中員司十

數人陳力田來與切論世情又與竹老切論公事公事全虛世情務實

愚不肖皆知之而賢智乃不知也故君子恆敗小人恆勝昨和子箴詩

意其今日必再疊韻因再作以挑之

詩簡應候載門開和作還須隔歲來晴色曉浮聽馬響春光寒盡碧

螺杯 編覽隨珠集新製慚無蜀錦 翰仙招晚飲麓生先來談又有

材爲問揚州 何如杜老詠江梅

不識姓名數人來西初集翰仙處竹老麓生同坐勞鷺卿後至戌初散方看小說魯詹送糕閒談至子初去丑初寢

二日晏起小雪飯後出賀年至督藩臬鹽署及勞丁黃三道公館均未入

訪劉筠生於珠市巷方丁憂臥病談於內室見其七歲子過子和力田

處均略談還穉公及程豫蔡逢年均先過翰仙亦出待至夜始飯看二

相奇 斐 日記 光緒五年己卯

知軒詩頗有熟巧之境子箴海琴意興相似廣交亦同吾所識者幾無
不與游宴使當承平時必勝於畢秋帆曾賓谷惜其入未足供揮霍而
海琴尤窮甚可念也筠生送餠糴茶餅衡山曠鳳岡超一來曠以縣令
分川今在釐局

三日陰有小雪陳力田來子箴送疊韻詩三律來再和之

二日喜雪未開新歲邀頭宴未開

祥庭木屑想儲材朝衣尙宿沉香火冬酒深斟白墮杯光路玉珂應借色
鋪奕光送六花來撒鹽莫門君家富調鼎如今但作梅

未盡疊韻詩已四至走筆奉答 讀畫論詩懷抱開詞源直似蜀江來偏
經室敵光珠海儀董文成擬玉杯近欲高吟壓冰柱不教餘恨惱淵材

師且喜長城近未 夜作家書及外舅二妹問訊書樾岑書 別後驚於報
待江南寄折梅

久聞三峽一孤石又加以香孫贊揚及至其間殊半月山行除夕前宵稅駕論
人惟灑豫一孤石又加以香孫贊揚及至其間殊半月山行除夕前宵稅駕論

白兔而二使星已前至蜀不獨按問東鄰至乃注意丁公牽連僕妾由員
中丁勞而州縣中田李並登白簡加以醜詞語甚含沙情同舞劍蓋由員

特廉儉少所匡繩好致此紛紜足以沮撓雖怨輕樊口終必消彌而揆以生
勢義當引退閭運好致此紛紜足以沮撓雖怨輕樊口終必消彌而揆以生

住齋者至百餘人稍定不能上稍學時爲之嚴粗立規條或勉留一歲倘主人
之本志將俟餘人稍定不能上稍學時爲之嚴粗立規條或勉留一歲倘主人

留人仍不改茲近有見聞豈容默爾便當辨師居友聊盡所長忠告陸疏
古覆師南中久無消息道郵不速他家無所聞成都花果蕃廡安和見香孫
和物阜最便閒居惜舟道艱遲移家不易新春多暇伏想廉穀蔬早熟地
幸甚途為誦此膠屨人無恙新年憶遠當復勞思善護玉躬以迎春福
辭湘就還渡歲且吾俟仲春方定章程耳成都風土夙稱浩穰未暇正議開籩
諸生皆選非吾意但此間官事萬二使多所吹求故未暇正議開籩
芥物少亦未遽為天府唯冬煖如春晴多如雨少遇雪脚免凍被蠶豆
無縮地法令諸女婦妾侍卿暫一來

四日陰劉伯卿

慶咸知府

汪式甫

本一

子箴來汪談相命云識李雨蒼知其當

遣戍又知文式岩當為兼提督之巡撫云曾在京當差十年今分四川

在機器局為委員子箴暢談吏治云有當革者三一輪委一夫馬費一

官鹽皆新不如舊申刻穉公招飲翰仙竹老同與竹老忽患風瘧余薦

魯詹治之因不會改招曾元卿往欲論治理穉公惟談閒事因唯唯而

罷此公蓋與劉蔭公同其天質美故好善其心境狹故少思也聞黃耀

庭亦在此此則其所搜采者亦不得爲不求才但不得其任耳昔余言胡文忠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文正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左季高能訪人才而不容人才穉蔭二君乃能知能求而不能任凡此皆今世所謂賢豪乃無一得人才之用者天下事尙有望耶曾胡往而劉丁興他日或有流風留天下一綫之路若劉表之在荊州亦未爲無功耳爲感詩人招祿之義故再言講席亦不復辭聊以一歲答其雅意而已

五日陰有雨出游市中至仁壽館看戲未登場見密雲甚濃乃還黃州同

字霽生從懷遠鎮來省見訪月巖翁之少子也申後元卿棟材復陪至

仁壽館一望會暮旋還看四川省志一本城西樓卽張儀樓樓臨見江志誤分爲二遂不知張儀樓所在成都城市已非唐宋之舊明當訪之也作書約耀庭來談

六日陰黃麓生馬伯楷映奎朱次民在勳三道臺薛季懷福保來訪與朱

薛初見久談朱云與孝達舊交亦頗談及經義薛則叔澐之弟也多所通解敝衣樸貌較叔澐尤質實有風趣佳人也哺倦少惕看蜀志一本有樊敏碑一通夜補作淫豫詩又覽近七年所爲五言頗嫌薄弱蓋久不讀古人詩自謂成家殊少精思也錄近作數首於詩卷

七日陰子美所謂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注家以爲憂時政今日不能無憂也看蜀志沿革表殊不清晰俟定舍當爲作之步至督署答訪季懷耀庭見章公靜無錫人彭芝生孝廉出談吉安人仲約之選拔生運儀之房薦中式者季懷云其人有拳力縱談久之出至上翔街看子和值其招客坐有周知縣費總兵皆湘人略談還寓已暮夜校水經江水篇余禹貢注以金沙江爲洛水今攷經次先後不合洛水仍當爲沱水若水乃金沙耳

八日晴飯後出答訪劉嶽曙

玉田

朱在勤

次民

馬映奎

伯楷

三道臺子箴

伯卿覽生張聲泰王運鈞諸人均未見還寓與竹翁蓮弟及殷郎安民
至湖廣館看戲武昌蒲圻諸估客爲會留坐頃之還魯詹送蟹十臍費
銀三兩六錢與翰仙同食遂未飯看蜀志二本成都士女務於游觀街
市嗔咽人庶浩穰實甲於天下歲首嬉遨唐宋盛事余所至無盛於此
者亦承平佳景也

九日晴王心橋教諭來癸卯舉人尊經監院也午出看戲至暮還聞此邦
重上九節鐙游甚盛出觀之乃一無所有唯各家掛鐙及鐙牌樓通城
有之費燭不少耀庭來談言樊鎮子名增祥已選庶吉士字雲門頗能
駢文及詞調此湖北新有聞者亦不滿於黃莘漁云孝達過譽反害之
凡誘進後學最難抑之使自廢推之使自滿古人所以貴育材也

十日陰無一事但看戲午後還倦假寐薛季懷來魯詹送柚不可食夜續

成金堂山行詩

奉林惜葉卷步竹欣葱遊幽如故山適未覺征途寬
智公游已遠段驛居難詞徘徊面前坡墟燧霧來徑 補

作除夕行成都市遂至洗馬池詩

神龜肇二城連星翼七橋名都昔隱
賑閭里今填囂繁宮始秦守興文麗

漢朝通衢揭百坊市火燭玄宵鑷貨通梯航川原賁沃饒王郤華實茂春雖久
豆翠冬若士女閑且都錦綺黠翔遊朝尋葛姜宅昏聯王郤華實茂春雖久

盛隆替非一朝二九門既埋雙暇江洫不潮財傷杓適野歎何加行國念我聊
古人未恆患歲運遼羈族幸多暇星墮將轉杓適野歎何加行國念我聊

撫樹臨霜池翫夕啓風寮道懷李固游近采嚴遵謠八州
感周行濁隱軾清標豈伊矜天府於以告風輶合前二首 夜雨子正寢

是日心橋率書院書門來

十一日陰看蜀志一本七言百韻詩家所無所見唯湯海翁集中有之今

始見宋薛田成都書事百韻詩可謂何代無才者也子箴午見余詩戊

初和韻來舒卷自如可謂敏捷勤勇者余亦報之

昨讀夢園集色駭舌
亦橋閉壘防大敵恆

長楚陳囂譬如魯弱侯正月但修朝簡師偶挑兵晨發不及宵豈徒步
精且見風趣饒雄如斫蛟蠶秀若摘蘭茗自云簿領牽春宴阻不遊隔歲

草堂約逴巡候鳴鑼息彫適上公府忙途令酒國遼二星待指南從海視潮
當機語絕妙知不煩鑄息彫適上公府忙途令酒國遼二星待指南從海視潮

斗杓謗書誠有因綺語固無聊(謂義女事)且當作主盟
勿笑同察君詩即老吏我作成風謠聞中規亦急傳簡當飛輶

十二日陰將出局中留待丁公因鈔詩半葉莫組紳來辭未見學使譚叔

玉來謝未見鹽道遣送聘書定尊經講席受而不辭以既來不可辭也
至夜穉公竟不至夜作家書寄日記託夏糧儲轉交因並致夏書

十三日陰尊經院生六人來見略談課規聞曉岱之喪入唁翰仙論爲位
成服禮出答督藩臬學鹽茶成縣二道錦江院長伍嵩生編修麓生筠
生尊經監院王心橋行城中幾徧唯未至西城耳督府司道俱未遇王
亦歸郫縣見其長子餘俱久談還寓已暮因翰仙聞兄赴未便會食將
令曾宅設食翰仙仍送飯來竹老外出無人共談步出看力田其寓中
無賴子頻來不可與坐旋出暗步還偶問曾劉陳打牌事因亦入局共
戲子正散負千錢

十四日戊午晴午正立春翰仙設位岱祠有吊客往相之與張怡山朱次
民兩道臺及麓生同坐客次弔客談久者子箴至暮方散蔡研農鹽茶
夜來竹老將往測水檢點至夜分魯詹復來談至丑借劉棟材銀一兩

八錢還

十五日陰有日送竹翁父子去以待飯尙早與曾劉同看故衣唯一縐綢
帳尙佳瑣屑不宜視之遂還飯後出游江南館有崑曲意不欲聽至浙
江館看四川土戲亦甚可厭暮還元夕無月雲生來談因同過翰仙夜
作湯丸頗佳食七枚猶未過飽也作曉岱挽聯云

選舉得英材方期東
閣招賢竟蹉跎痼疾

重憂壯懷摧滅
窗剪燭祇堪觸湘南
親情聯棣萼依舊四
南薊北年少歡娛

十六日陰晨起未飯翰仙遣招陪子箴至則張怡山亦在談至二時許乃
去飯後書挽聯未畢季懷來索觀詩本攜去云近奉部文停捐納不知
何因有此美政也聞傳呵聲以爲鹽道來往陪客則已去今日見許
李緒之子羅輝五陳梅芳之子皆鄉人見王天舫
湖北人代辦
成都提調及不知
姓名數人與勞鷺卿少坐西散成都士女傾城出游名爲游百病日未

暇往觀

十七日陰王天舫知府來書刺名樹漢余初不知其名問乃知之乙未舉人官三十二年矣好作詩又在子箴下遠甚飯後麓生來久談出步市中無所遇還寓張聲泰通判來申初丁穉公來答拜久談夜爲黃福生書冊葉翰仙來談

於世法應答拜者張怡山紫研農方子箴丁穉

夜月

眠至寅初醒遂不寐閒思餘夢迹則寢也意則雲也

十八日陰陳力田來同出閒遊至江西館看戲雜立人叢備保爲伍甚非雅事自此戒之申初還王心橋來言適館事余以器具供張當須定爲公物不得取攜且告以帳褥自備無煩公製夜作五號家書寄銀賻曉岱餘以與六雲以家用有定故數金亦須外籌旣思豐婦與六雲同當嫺婉因並及彭氏此亦善推恩者黃文甫州判來問媛叟與張石舟題編云知唐桑艾之室出何典記余初不知所自記與兩兒考詢之

十九日陰終日伏案作書與朶園嶧臣笛仙子壽力臣香孫至夜魯詹還

仍與曾劉打牌勝千錢亥散是日鷺卿來

二十日陰魯詹要遊市中與曾黃同出至火神祠看幻術復至玉沙街貴州館看丁公題扁館祀南霽雲南豈貴州人耶又遊駱祠觀恆保記趙順平故宅興作之由還寓已暮蓮弟取薛滯井水還張桂作圖說亦有條理又呈四詩還曾銀九兩七錢二分退

二十一日陰晴衡州黃蘇文李愛吾當還作書謝易枝江程春甫因寄信子泌幻人至岱祠作技突鋒吐火弄盤搬運良久乃罷劉庸夫送子春集及其所作文詩來兼鈔余往年所與書庸夫好託忠義歷詆公卿凡與相知聞者莫不畏而厭之余亦嫌其忠憤不近情又以其失意不敢公絕之不知古人當何以處此乃盡善也因便再發家書六號

二十二日雨久陰得此頗快人意午出答訪劉庸夫勞鷺卿劉桂三王天舫遇廓爾喀使公宴回威儀頗盛至穉公處久談略言書院規制變通

使官課不得奪主講之權主講亦不宜久設仍當改成學長學長亦隨課絀取庶免爭競也至臬署答訪婁麗生不遇子箴已要客怡山先在矣次民麓生沈鶴樵顧又耕繼至縱談無諱遂及冶遊子箴言前在慧山有女冠名細寶贈聯云

不知細葉誰裁出
如入寶山空手回

語有風味興不淺也又言南海舊遊諸伶盡散此公風流自喜不宜爲憲司耳又聞張幼樵劾大臣子弟不宜保薦指刺寶鋆翁同和得旨豪無瞻顧尙屬敢言今年新聞朝政皆清明是可喜也戊正散竹老已還言灌口堰工冒銷則有之砌石未爲不可彼處劣衿以分肥未及爲恨恨耳此事號爲難明然意度之亦不出此數語次民言南霽雲曾爲貴州刺史蓋其贈官而貴州湖廣四川俱祀之號爲黑神余云黑神乃轄神之譌轄神長沙軫星度中星也此言本江蔗畦之兄見清泉志書

二十三日晴飯後子箴復來談言敖縣令諂總督爲其先人立名宦祠及

二使來民訴者十七人云丁敖俱干憲綱余謂此來訴者亂人姦民也當杖殺之以存上下之分敖令則特劾罷之而置丁不問方意乃欣欣向訴者二使亦以爲丁之罪不可解也竟日無所作夜爲牋上錢師今日還飯於黃

二十四日陰晴王心橋來言其子喪心橋初言監院屋不利避之亦不利竹老復言機器局在省城三殺方故不利於長官丁被劾程再有陰訟總局事者兩遭喪兩被劾余問可讓否云不能矣與心橋論書院用費章程要宜大雅不獨不可防諸生之不肖並不可防官吏之不肖院長初至規模宜定於今也看蜀志三本蜀人祀李冰爲川主而祀馬謖爲江主元王祿新記云敘州民於宋咸淳八年請於朝而祀謖李揆有文今未見宋楊安誠言白帝非獨公孫述華陽國志云蜀五丁力士未有謚列以五色爲主廟稱青赤黃黑白帝然則力士五丁之屬與獨坐甚

暇始覺晝長看蜀志人物篇前代甚盛本朝唯有岳鍾琪張鵬翮較著
鵬翮曾孫問陶亦頗有名申正出尋夏芝苓妹壻孫知縣未得其住處
麓生招飲往則唐鄂生先在子箴崇扶山繼至此間一設客動費十六
金以上菜殊不旨可謂不節也鄂生坦直寡言扶山略似李雨蒼無公
子氣局亦簡於言戍散翰仙來談夜看蜀志人物篇畢一函

二十五日陰飯後勞鷺卿來劉庸夫繼至聞二使當來看機器又聞李有
恆對簿不容申訴竟送縣獄有恆信有罪然傳訊而不訊亦非法之平
也與魯詹至馬從九壽琪處聽戲扮陳香秋哥尙是童時所曾見今了
不憶殆如隔世矣劉庸夫來問敍周魯時史稱孔子當名否余以馬班
書漢高未帝時事已云高祖宋齊書齊高梁武爲臣時直改其名曰諱
有此二例則或云孔子或云孔諱可也又王莽傳稱高祖名曰赤帝行
璽某卽赤帝行璽邦也依書金滕讀發曰某則某亦可稱夜閱蜀志經

籍目顏之推說謝昞夏侯該云蜀才是譙周或云范長生朱睦擇云李鼎祚資州人唐祕閣學士劉庸夫言院生有張楷者能讀公羊賈人子也

二十六日陰閱蜀志物產敘錄甚有法吳省欽記黃葛樹以爲疑卽榕樹余一見卽識之以此知博覽之益凡未見而攷求者雖是而疑非也孔子論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識鳥獸草木不難知其異名爲難爾疋所稱今悉在目前但不能名耳以此復有意於釋爾疋矣李蘊孚知府宗蔚巴陵人唐鄂生子和黃麓生崇扶山來

二十七日陰湖廣公所團拜請余爲客欲與局中同鄉俱往午前已各去偕竹老魯詹至則客主已大集相識者不過十人湖廣舊有會館商人爲主文武官共立一公所亦費萬金前提督胡中和所爲也今以李總兵忠楷錦芝生道臺及鷺卿王天舫李蘊孚爲值年其首事七八人皆

未知姓名二班合戲設二燭諸人拜畢就坐向設三席中文左武右幕
今年幕客唯巴陵方在督署婁麗生在臬署餘或未至或未請也舒頤
班一旦唱藏舟甚佳麓生賞之喚至則貌奇陋姑令唱驚夢而班中不
知行款亂雜紛紜鉦鼓聒人驚夢僅草草終場麓生甚愠遂去余與莫
總兵並坐亦欲去嫌太早不歡勉終席而還夜漏十二刻耳池中四席
樓上二十席放賞者僅三人不滿二十千借魯詹錢六千四百銀
二十八日陰午後晴自至成都始得此一日澄朗春氣已盛矣出答訪錢
保塘鐵江知縣唐鄂生麓生陳濟清雲卿總兵又詣昨日會館首事諸
君門申正乃還今日蜀志看畢內無事紀一門蓋純用地志之體不及
政事而首載 宸章殊爲謬矣鐵江甚詆之余則憚其浩博不敢妄議
以省志萬無條理無所謂佳劣也

二十九日癸酉雨水晴晨見日色卽起方卯正遣告監院二日到院宜先